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菽園雜記 第二卷

天順初，有歐御史者，考選學校士，去留多不公。富室子弟懼黜者，或以賄免。吾昆鄭進士文康，篤論士也。嘗送一被黜生詩，篇末云：「王媪本是傾城色，愛惜黃金自娛身。」事可知矣。時有被黜者，相率鳴訴於巡撫曹放李公秉，公不為理。未幾，李得代，順德崔公恭繼之，諸生復往訴。公一一親試之，取其可者檄送入學。不數年去而成名者甚眾，皆崔公之力也。二公一以鎮靜為務，一以伸理為心，似皆有見。若其孰為得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天順三年，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、持法頗刻。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者，至連坐二□四人充軍，予家時為里正，亦在遣中。將欲伸冤於巡撫以，聞太倉查用純爛習吏學，與謀之，查云：「巡撫與御史各領敕書行事，訴之無益。」又謀之昆城高以平氏，高云：「訴之可也。」或以查語質之，高云：「此非有識之言也。在京刑部、都察院獄情，必大理寺評允無礙，才敢決斷。御史在外行事，旁若無人。刑獄苟有冤抑，伸理平反，非巡撫而誰？訴之有益。」於是往訴，都憲崔公果為平反之，二□四人皆復為民。諺云：「事要好，問三老。」信然。

天順癸未會試，寓京邸，嘗戲為《魁星圖》，題其上云：「天門之下，有鬼陽斗。癸未之魁，筆錠入手。」貼於座壁，亡何失去。時陸鼎儀寓友人溫秉中家，出以為玩，予為之惘然。問所從來，云：「昨日倚門，一兒持此示我，以果易之。」予默以為吾二人得失之兆矣。未幾，鼎儀中第一名予下第。

本朝開科取士，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午卯酉年秋八月，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。蓋定規也。洪武癸未，太宗渡江。天順癸未，貢院火。皆以其年八月會試，明年三月殿試，於是二次有甲申科。貢院火時，舉人死者九□餘人，好事者為詩云：「回祿如何也忌才，春風散作禮闈災。碧桃難向天邊種，丹柱翻從火裡開；豪氣滿場爭吐燄，壯心一夜盡成灰。曲江勝事今何在？白骨稜稜漫作堆。」至今誦之，令人傷感。或云蘇州奚昌元啟作。

正統間，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。某貌美而無鬚，善伺候振顏色，振甚眷之。一日，問某曰：「王侍郎，爾何無鬚？」某對云：「公無鬚，兒子豈敢有鬚。」人傳以為笑。

新舉人朝見，著青衫，不著襤衫者，聞始於宣宗，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。及其下第送國子監，仍著襤衫。蓋國學自有成規也。

本朝政體，度越前代者甚多。其大者數事，如前代公主寡，再為擇婿，今無之。前代中官被寵，與朝臣並任，有以功封公侯者；今中官有寵者，賜袍帶，有軍功者，增其祿食而已。前代京尹刺史，皆有生殺之權；今雖王公不敢擅殺。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，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。前代文廟聖賢，皆用塑像；本天朝初建國學，革去塑像，皆用木主。前代岳鎮海瀆，皆有崇名美號；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，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，後世溢美之稱，俱令革去。前代文武官，皆得用官妓；今挾妓宿娼有禁，甚至罷職不敘。

陳元孚先生讀書法：生則慢讀吟語句，熟則疾讀貪遍數，攀聯以續其斷，喝怒以正其誤。未熟切忌背誦，既倦不如少住。如此力少功多，乃是讀書要務。

薛主事機，河東人。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，時或作癢，以物探之，出蟲蛻，輕白如鵝翎管中膜。一日，與其侶並耕，忽雷兩交作，語其侶曰：「今日耳鳴特甚，何也？」言未既，震雷一聲二人皆踣於地。其一復醒，其一腦裂而死，即耳鳴者。乃知龍蟄其耳，至是化去也。戴主事春，松江人。言其鄉有衛生者，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，時或曲直，或蜿蜒而動。或恐之曰：「此必承兩濯手，龍集指甲也。」衛因號其指早「赤龍甲。」一日，與客泛湖，酒半，雷電繞船，水波震蕩，衛戲語坐客早：「吾家赤龍得無欲去邪？」乃出手船窗外，龍果裂指而去。此正與青州婦人青筋癢則龍出事相類。傳云：神龍或飛或潛，能大能小，其變化不測。信矣哉！

舊習舉業時，嘗作《詩說質疑》一冊，近已焚去，存其有關大義者一二云：

《羔裘》三章朱氏云：「捨命不渝，則必不僥倖以苟得，而於守身之道得矣。邦之司直則必不阿諛以求容，而於事君之道得矣。既能順命以持身，以能忠直以事上，此其所以為邦之美士也。」如此說未為不可，但詳味語意在首章。邦之司直，邦之彥兮者，贊美之辭耳。

《彤弓》三章輔氏云：大抵此詩云云，疑此說非是。蓋載與曩是藏之事，喜與好是貺之心，右與壽是饗之之節耳。當重在首章。

《六月》「有嚴有翼」謝氏云：為將必嚴云云，軍士不整。疑此說非是。嚴、敬二字相因，豈可分屬將帥。

《甫田》二章朱氏曰：齊明犧羊，禮之盛也云云，祈年之祭言之。疑此說非也。此章上下五句，各以韻相葉，而互見其義耳。非必報成之祭，無樂以達和。祈年之祭，無禮以備物也。

《思文》「無此強爾界」朱氏疏義，以此句專指來牟言。疑非作詩者本意。此句文意，正如《魯頌》之「無小無大」，《書》之「無偏無黨」，皆是形容下文耳。

《臣工》「王釐爾成，來咨來茹。」先儒說此二句太支離，愈致窒礙。惟劉須溪「未有所言」一句得之。

《元鳥》、《三頌》多宗廟樂歌，與《風》《雅》不同。故其分節，以音韻而不以義理，如《天命元鳥》至「正域彼四方」，以商茫湯方韻為一節。若義理則「在方命厥後」奄有九有」處斷。分屬「商之先後」一段者，以音韻之協也。「商之先後，受命不殆」，正應上文「天命」、「帝命」。今讀《詩》者，多不解此。

移文中字有「日用」而不知所自，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，姑舉一二：如「查」字音義與「槎」同，水中浮木也。今云查理、查勘，有稽考之義。「弔」本傷也，愍也。今云弔卷、弔冊，有索取之義。「粟」與「慄」同，本訓急疾，今以為粟帖。「綽」本訓寬緩，今以為巡綽。「盔」，本孟也，今以名鐵胄。「鑄」，本鉦也，今以名鉏屬。又如「聞朝」、「聞班」、「課程」，其義皆未曉，其亦始說方言與？「價直」為「價值」，「足穀」為「足勾」，「幹連」為「空運」，此類尤多。甚者施之章奏，刻之榜文，此則承訛踵謬，而未能正者也。

佛本音弼，《詩》云「佛時仔肩。」又音拂，《禮記》云「獻鳥者佛其首。」注云：「佛，不順也，謂以翼戾之。」「禪」本音「擅」，《孟子》云「唐虞禪」是已。自胡書入中國，佛始作符勿切，禪始音蟬。今人反以輔佛之佛、禪受之禪，為借用圈科，非知書學者。

僧慧暉涉獵儒書而有戒行。永樂中，嘗預修《大典》，歸老太倉興福寺。予弱冠猶及見之，時年八□餘矣。嘗語坐客云：「此等秀才，皆是討債者。」客問其故，曰：「洪武間，秀才做官，吃多少辛苦，受多少驚怕，與朝廷出多少心力？到頭來，小有過犯，輕則充軍，重則刑戮，善終者□二三耳。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，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。這便是還債的。近來，聖恩寬大，法網疏闊。秀才做官，飲食衣服與馬宮室子女妻妾，多少好受用？幹得幾許好事來？到頭全無一些罪過。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，天下士大夫有負國家多矣。這便是討債者。」還債、討債之說，固是佛家緒餘，然謂今日士大夫負朝廷，則確論也。省之不能無愧。

回回教門異於中國者，不供佛，不祭神，不拜屍，所尊敬者惟一天字。天之外，最敬孔聖人。故其言云：「僧言佛子在西空，道說蓬萊住海東，惟有孔門真實事，眼前無日不春風。」見中國人修齋設醮，笑之。初生小兒，先以郭羊脂納其口中，使不能吐咽，待消盡而後乳之。則其子有力，且無病。其俗，善保養者，無他法，惟護外腎，使不著寒。見南人著夏布袴者，甚以為非，恐涼傷外腎也。云「夜臥當以手握之令暖。」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，不可不保護。此說最有理。

太倉未有學校之前，海寧寺僧善定能講《四書》，里之子弟多從之游。嘗與人曰：「為人不可壞了大題目。如為子須孝，為臣須忠之類是也。」淮雲寺僧惟寅亦能講解儒書，嘗語人曰：「凡人學藝，須學有跡者，無跡者不能傳後。如琴弈皆為無跡，書畫詩文有跡可傳也。」此亦有見之言。其徒嘗誦之，有詰之者曰：「為人而去其天倫，謂之不壞大題目，可乎？為學出日用彝倫之外，而歸於寂滅，謂之有跡，可乎？」其徒不能答。

古諸器物異名：瑄鼎，其形似龜，性好負重，故用載石碑。螭吻，其形似獸，性好望，故立屋角上。徙牢，其形似龍而小，性吼叫，有神力，故懸於鍾上。憲章，其形似獸，有威性，好囚，故立於獄門上。饜饕，性好水，故立橋頭。蟋蟀，形似獸，鬼頭，性好腥，故用於刀柄上。螭螭，其形似龍，性好風雨，故用於殿脊上。螭虎，其形似龍，性好文采，故立於碑文上。金貌，其形似獅，性好火煙，故立於香爐蓋上。椒圖，其形似螺螄，性好閉口，故立於門上，今呼鼓丁非也。蚘蚘，其形似龍而小，性好立險，故立於護朽上。鼈魚，其形似龍，好吞火，故立於屋脊上。獸吻，其形似獅子，性好食陰邪，故立門環上。金吾，其形似美人，首魚，尾有兩翼，其性通靈，不睡，故用巡警。出《山海經》、《博物志》。右嘗過倪村民家，見其《雜錄》中有此，因錄之以備參考。如詞曲有「門迎四馬車，戶列八椒圖」之句，「八椒圖」，人皆不能曉。今觀椒圖之名，義亦有出也。然考《山海經》、《博物志》，皆無之。《山海經》原缺第□四、□五卷，聞《博物志》自有全本，與今書坊本不同，豈記此者嘗得見其全書與？

關雲長，封漢壽亭侯。漢壽，本亭名。今人以漢為國號，止稱壽亭侯，誤矣！漢法：□里一亭，□亭一鄉。萬戶以上，或不滿萬戶，為縣。凡封侯，視功大小。初亭侯，次鄉、縣、郡侯。雲長，漢壽亭侯，蓋初封也。今《印譜》有「壽亭侯印」，蓋亦不知此而偽為之耳。

談星命者以□二宮值□一曜立說，論人行年休咎。□一曜，宋潛溪嘗辯之。而□二宮，亦有可以破愚昧者。三代之時，人授五畝之宅，百畝之田，若非後世富連阡陌，貧無立錫，其時田宅未聞餘欠也。男則稼穡，女則桑麻，以衣為食；用器不足，以其所有易其所無。務本者不至乎貧，逐末者不至乎富。其時財帛蓋無不足者，子事其父，弟事其兄，少事其長。奴僕惟官府有之，民庶之家，非敢畜也。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，後夫人妃嬪妻妾，各有定制。男子二□而冠，三□而有室；女子□五而笄，二□而嫁。各有其節。婚姻之早晚，妻妾之多寡，無容異也。鄉田同井，死徙無出鄉，其時遷移之議，何自而興？四□始仕，五□命為大夫，七□致仕。出身遲速，官職崇卑之說，何自而起？蓋後世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，於是小道邪說以作。雖有聰明才智之士，不能不為之惑。何則？教化不足以深入人心，故人自信不篤，而徇物易移也。

京畿民家，羨慕內官富貴，私自奄割幼男，以求收用；亦有無籍子弟，已婚而自奄者。禮部每為奏請，大率御批之出，皆免死，編配口外衛所，名淨軍。遇赦，則所司可按故事，奏送南苑種菜；遇缺，選人應役。亦有聰敏解事，躋至顯要者。然此輩，惟軍前奄入內府者，得選送書堂讀書，後多得在近侍，人品頗重。自淨者，其同類亦薄之。識者以為朝廷法禁太寬，故其傷殘肢體，習以成風如此。欲潛消此風，莫若於遇赦之日，不必發遣種菜，悉奏髡為僧；私蓄髮者，終身禁錮之。則此風自息矣。

吳中民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，至冬月，舂白以蓄之，名冬舂米。嘗疑開春農務將興，不暇為此，及冬預為之。聞之老農云：「不特為此。春氣動，則米芽浮起，米粒亦不堅，此時舂者多碎而為粃，折耗頗多。冬月米堅，折耗少，故及冬舂之。」

韓文公《送浮屠文暢師序》，理到之言也，髡緇氏乃以不識浮屠字議譏之。此可見文公高處，蓋是平生不看佛書然耳。若稱沙門比丘之類，則墮其窠白中矣。後人注身毒國，云「即今浮屠胡」是也。又如世俗信浮屠誑誘，伊川先生治喪不用浮屠之類，皆襲之。而作古者，韓公也。

「禮不下庶人。」非謂庶人不當行，勢有所不可也。且如娶婦三月然後廟見，及見舅姑。此禮必是諸侯、大夫家才可行。若民庶之家，大率為養而娶，況室廬不廣。家人父子，朝暮近在目前，安能待三月哉？又如「內外不共井，不共浴」。「不共溷浴」猶為可行，若鑿井一事，在北方最為不易。今山東北畿大家，亦不能家自鑿井，民家甚至令婦女沿河擔水。山西少河渠，有力之家，以小車載井綆，出數里汲井；無力者，以器積雨雪水為食耳。亦何常得贏餘水以浴？此類推之，意者古人大抵言其禮當如此，未必一一能行之也。

京師有李實名牛心，紅核必中斷，云是王戎鑽核遺蹟。湖湘間有湘妃竹，斑痕點點，云是舜妃灑淚致然。吳中有白牡丹，每瓣有紅色一點，云是楊妃妝時指捻痕。有舜哥麥，其穗無芒，熟時遙望之，焦黑若火燎然，云是舜後母炒熟麥，令其播種，天佑之而生，故名。有王莽竹，每竿著土一節，必有剖裂痕，云是莽將篡位，滅銅人於竹中，以應符讖而然。凡此固皆附會之說。然其種異常，亦造化之妙，莫能測也。

杜子美《飲中八仙歌》云：「李白一斗詩百篇，長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來不上船。」說者以船為襟紐，竊意明皇或在船召白，白醉而不能上耳，不必鑿說也。唐人韋處士《郊居詩》云：「門外晚晴秋色老，萬條寒玉一谿煙」。「萬條寒玉」，謂竹也。近時作草書者皆書作「蕭條寒玉」，誤也。張繼《楓橋夜泊詩》二句云「江村漁父對愁眠」，然不若舊本「江楓漁火」為佳。此皆刻本之誤也（原本「江楓漁火為佳」之下曰「但不知繼自改定，定於他人爾」）。

崑山呂寅叔家貧，授徒為養，平居無故不出門戶。每歲春秋祀先師，必半夜預詣學，隨班行禮。禮畢輒去，不令縣官知。予在昆學數年，見其始終如此，雖陰雨不爽也。可謂篤厚君子矣。

陶浩，字巨源，太倉名醫，讀書有識。景泰間，昆學教諭嚴先生敏妻病，予時為學生，遭迎巨源治之。嚴，杭人，適其鄉人尚書於公加少保官，其子為千戶，嚴極口譽之。巨源從容曰：「雖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」嚴為默然，巨源之識可想矣。

常朝官懸帶牙牌，專主關防出入，與古所佩魚袋之制不同。觀其正面，刻各衙門官名，背面刻「出京不用」字及禁令可知。天順三年，浙江鄉試策門及之，而終無決斷。蓋見之不明也。凡在內府出入者，貴賤皆懸牌，以別嫌疑。如內使火者為木牌，校尉力士勇士小廝銅牌，匠人木牌，內官及諸司常朝官牙牌，若以為榮美之飾。則朝廷待兩京為一體，何在京伶官之卑亦有之。而南京諸司，尊官不以此榮美之邪。況古者金魚之佩，未必出京不用也。

沈質文卿居太倉，家甚貧，以授徒為生。一夕，寒不成寐，穿窬者穿其壁，文卿知之，口占云：「風寒月黑夜迢迢，辜負勞心此一遭。只有破書三四束，也堪將去教兒曹。」穿窬者一笑而去。視「世上如今半君似」之句，頗為優柔矣。

張倬，山陰人。景泰初，為崑山學訓。年未三□，以聰敏聞。典史姜某體肥，嘗戲張云：「二□三歲小先生。」倬應云：「四五百斤肥典史。」有瑣僧會者，嘗對客云：「儒教雖正，不如佛學之博。如僧人多能讀儒書，儒人不能通釋典是也。本朝能通釋典者，宋景濂一人而已。」倬云：「譬如飲食，人可食者，狗亦能食之；狗可食者，人決不食之矣。」此雖一時戲言，亦自可取。

東西長安門通五府各部處總門，京師市井人謂之孔聖門，其有識者則曰拱辰門。然亦非也，本名公生門。予官南京時，於一鋪額見之，近語兵部同寮，以為無意義，多嘩之。問之工部官，以予為然。眾乃服。

吏人稱外郎者，古有中郎、外郎，皆台省官，故僭擬以尊之。醫人稱郎中，鑄工稱待詔，磨工稱博士，師巫稱太保，茶酒稱院使，皆然。此元時舊習也，國初有禁。

鎖鑰云者，以其形如籥耳。今鎖有圓身者，古制也。方身鎖，近世所為，唐人云「銀鑰收金鎖合」，誤以開鎖是為鑰。開鎖具自名鑰匙，亦云鎖匙。